

主要角色

闵父：老生

闵母：旦

情节

春秋时，贤士闵损，幼年丧母，父续娶，继母连生二子。其继母偏爱亲生而疏闵损。一日，闵损随父赴宴，在席前露寒栗状。及归，父责其故意造人前，以鞭笞之。不意衣破芦花飞出。其父乃悟系继母偏心，以芦花为絮，自难御寒。以故怒遣继母，并欲出之。闵损苦苦哀告其父，以“母在一母去三子单”语劝阻乃罢。其时继母甚愧悔，遂改过善视闵损。

根据《京剧汇编》第十四集：刑威明藏本整理

录入：小豆子



全剧剧本：PDF 格式

[阅读](#) (311.31 KB)



全剧剧本：纯文本格式

闵父 (内西皮导板) 数九隆冬腊月天，
(闵损执鞭御车、英哥、闵父同上。)

闵父 (西皮原板) 风雪交加透骨寒。
父子们前村饮酒宴，
闵损御车回家园。
坐在车中抬头看，
银龙世界似仙山。
来在门首将车站，

(白) 啊！

(西皮原板) 见奴才抖战怒冲冠！

(白) 喂！你这奴才，暖衣饱食，适才在前村饮酒中间，你在大众之前，浑身战抖，作身上无衣之状，大伤为父的体面。如

家来，为何还这样的战抖？

闵损 (白) 哎呀，爹爹呀！孩儿身上衣服不能遮寒，故而如此。

闵父 (白) 哦！你的衣裳不能遮寒，儿来看！你兄弟衣裳与你都是一样的，他身穿绸缎，内絮张棉。他比你年小，他倒不冷，怎

你冷？

闵损 (白) 爹爹！孩儿自幼身体软弱，故而寒冷。

闵父 (白) 奴才一派胡言！英哥，看皮鞭伺候！

(西皮摇板) 奴才说话不中听，

谁不知腊月是隆冬。

手执皮鞭用力打！

(闵父打，闵损衣飞芦花。)

闵父 (白) 啊！

(西皮摇板) 打出芦花飞当空！

(白) 庭前拷打闵损，芦花飞出。哦，是了。想是他继母那个不贤之人，起下狠毒心肠，要将我这无娘的孩儿活活冻死！这

妇，岂能容她，不免将她休回娘家。

英哥！

英哥 (白) 是。

闵父 (白) 请你外公、外婆来！

英哥 (白) 晓得了。

(英哥下。)

闵父 (叫头) 闵损！

闵损 (叫头) 爹爹！

闵父 (叫头) 我儿！

闵损 (白) 我父！

闵父 (白) 儿呀！

闵损 (白) 爹爹呀！

闵父 (二簧导板) 手拉姣儿心好惨！

(回龙) 叫一声闵损儿件件桩桩件件听为父细说根源：

(二簧原板) 大不幸儿的母天寿命短，

为父我因姣儿填房续弦。

实指望娶继母把儿怜念，

想不到那泼妇为人不贤。

我命她与孩儿把衣服来剪，

又谁知儿的晚娘心太偏。

亲生之子絮张棉，

前房之子她絮芦花不絮张棉。

适才间到前村去饮宴，

偏遇着北风凛凛大雪纷飞，观只见我的儿战战抖抖，在席前叫为父实实不堪。

盛饕不餐回家转，

吾儿御车浑身战抖无衣一般。
为父我见此情心火上，
又用皮鞭打衣衫。
打出芦花飞满天，
才知道儿的继母心肠偏。
一样儿子两样看，
害的儿，无娘的儿太不堪！泪珠滚滚心似箭穿！
我的儿呀！
想当初是为父见识太浅，
到如今后悔难，儿身冷，父心寒；儿心痛，父心酸；打在儿身，痛在父心，好不可怜！
父子们只哭得肝肠寸断……

（外公、外婆、英哥同上。）

外公（念）忽听来请俺，
外婆（念）来到他家园。
外公、外婆（同白）大姐夫！
闵父（白）哎呀！
（二簧原板）又听得岳父母站立面前。

外公、外婆（同白）我二老有礼了！
闵父（白）你有理，难道我无有理？

外公、外婆（同白）这是怎么讲话？
闵父（白）里面讲话！

外公、外婆（同白）正要到里面坐坐。

（外公、外婆同坐。）

外公、外婆（同白）请我二老前来，有何话讲？
闵父（白）小婿有一事不明，要在二位大人台前领教！
外公（白）如此，吾就赐教。
外婆（白）说领教、领教，别说赐教。
外公（白）不错，不错，请教。他姐夫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
闵父（白）请问二老大人：数九寒天，小孩衣裳之中，当絮何物取暖？

外公、外婆（同白）当用张棉。
闵父（白）哦，原来是用张棉。你来看！
吾这英哥孩儿身穿绸缎，内絮张棉；我那大孩儿身穿绸缎，内絮芦花，你女儿她、她、她、她……为何如此的心偏哪

外公、外婆（同白）棉花里边飞上一星半点芦花，也是有的。
闵父（白）你来看，这是一星半点的么？

外公、外婆（同白）这是我们姑娘的错了！
闵父（白）拿把刀来！

外公、外婆（同白）要刀何用？
闵父（白）将我这无娘的孩儿杀了，也是你女儿错了！

外公、外婆（同白）我女儿未曾杀人。
闵父（白）杀了就晚了！

外公、外婆（同白）活着是你家人，死了是你家鬼，嫁出来的女，泼出门的水，我们管不着。走了！
闵父（白）英哥！

英哥（白）在。
闵父（白）前门上锁，后门上闩。看你二人哪里走！
英哥（白）前门上锁，后门上闩，连沟眼也堵上。你们谁也别打算出去！

闵父（白）英哥，文房四宝伺候！
英哥（白）晓得。

闵父（西皮摇板）未曾提笔心意乱，
一旦拆散了恶姻缘。
恨贱人作事太阴险，
苦害我无娘的孩儿理不端。
她虽然未犯那“七出”条款，
我与你伯劳飞燕分离在两边。
写完了休弃书放下了笔砚，
快带你女儿回你们家园。
（白）二老请过来！

（外婆笑。）

外公（白）笑什么？
外婆（白）给咱们面票子，叫咱们吃面。
外公（白）这是休书。你养的女儿被人休了！
外婆（白）女儿快来吧！

（闵母上。）

闵母 (西皮散板) 忽听堂上唤一声，
怀抱姣儿出门庭。
爹娘到此来做甚？
外公 (白) 可气死我了！
闵母 (白) 呀！
(西皮散板) 这样光景闷煞人。
(白) 爹爹在上，女儿有礼！
(外公不理。)

闵母 (白) 母亲在上，女儿有礼！
外婆 (白) 你有理，为娘无有理！
闵母 (白) 你二人为了何事，如此烦恼？
外公 (白) 我也不知道。这有一张字纸，拿去看来！
闵母 (白) 原来是一张休书！
外婆 (白) 那是你的贞节牌！
闵母 (白) 可知为了何事？
外公 (白) 我也不知，你自己想来！
闵母 (白) 啊，员外！要休为妻，不知为了何事？
闵父 (白) 你自己作的事，反来问我！
闵母 (白) 怒气不息，为着何来？
闵父 (白) 就为你来！
闵母 (白) 为妾身何来？
闵父 (白) 我且问你：二孩儿身穿绸缎，内絮何物？
闵母 (白) 内絮张棉。
闵父 (白) 大孩儿身穿绸缎，内絮何物？
闵母 (白) 内絮……这个……
闵父 (白) 哪个？
闵母 (白) 也是张棉。
闵父 (白) 你来看！
芦花！芦花！
闵母 (白) 一星半点，也是有的。
闵父 (白) 这是一星半点？
闵母 (白) 我只道芦花比张棉还暖，谁知反成了歹意！
闵父 (白) 芦花既是发暖之物，为何不絮在你养的孩儿身上？
闵母 (白) 絮在吾儿身上岂不寒冷？
闵父 (白) 难道絮在我那无娘的孩儿身上，他就不冷么？
闵母 (白) 他冷，与我什么相干？
闵父 (白) 二位大人可曾听见？
外公、
外婆 (同白) 没听见。
闵父 (白) 英哥，将衣服脱下来！
闵母 (白) 且慢！脱下衣服，我儿岂不寒冷？
闵父 (白) 你的孩儿寒冷，与我什么相干？
闵母 (白) 他冷我心疼。
闵父 (白) 难道说，把芦花絮在我那无娘的孩儿身上，他冷我就不心疼么？
闵母 (白) 你疼你的，我疼我的。
闵父 (白) 二位大人，可曾听见？
外公、
外婆 (同白) 我们耳朵聋。
闵父 (白) 似你这等狠毒妇人，拿了休书，下堂去罢！
闵母 (白) 呀！
(西皮摇板) 员外一言出了唇，
羞得我低头难见人。
怀抱姣儿出门庭——
闵父 (白) 且慢哪！
(西皮摇板) 留下闵氏后代根。
(白) 这是我闵家之后，焉能叫你带去，留下。快快与我走！
闵母 (白) 哎呀！
(西皮导板) 在怀中夺去了亲生子，
(西皮原板) 不由人一阵阵泪湿衣襟。
他闵损就是父母养，
难道说我的儿不是娘生。
我怀儿十个月，
(西皮二六板) 痛苦受尽，
又谁知到如今落了个离分。
为姣儿累得我精疲力尽，
为姣儿日夜哺乳费多少辛勤。
絮张棉絮芦花太不公正，
因此事将奴家休出门庭。
左思右想泪难忍！
闵父 (白) 哎呀！再三留恋，好无羞耻！
闵母 (白) 呀！
(西皮散板) 员外催促不绝声。
无奈何带休书娘家去奔，

(闵损跪。)

闵损 (白) 娘呀!

(西皮散板) 闵损上前拉衣襟。
娘把休书交儿手，
转回哀告老天伦。

(叫头) 爹爹呀!

(白) 想我母亲，乃是女流，怜小不疼大。今日爹爹将儿母亲休了，抛下我这两个小兄弟，又是无人抚养，爹爹仍然续弦另娶，不是又一番劳心。正所谓：
(念)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母在尚如此，母去更可怜。

闵父 (白) 爹爹开恩，宽恕我母亲罢……

(白) 呀!

(二簧摇板) 听一言来心好惨，
好一个贤孝孩儿闵子骞。
儿将休书顶头上，
端端正正跪堂前。

(叫头) 贤妻！啊，儿的慈母大贤人！

(白) 想你虐待我那无娘的孩儿，身絮芦花，你实指望将他冻死。因此，我将你休弃。你来看！

(闵父指。)

闵父 (白) 我这贤孝孩儿，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他言道：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看在我儿的份上，休弃之事，作为罢论。教他头顶休书，跪在你面前，望你发一点慈爱之心。从今以后，不要虐待我那无娘的孩儿，留他一条小命。漫说是卑于你，就是他死去的亲娘，也感你大恩大德呀！

(二簧原板) 躬身施礼把话论，
叫一声大慈大悲大仁大义的大贤人。
遭不幸我前妻早年丧命，
都只为抚养孩儿才娶你来临。
指望你将姣儿用心照应，
谁想你丧天良下狠心虐待姣生。
你的儿他能够披麻戴孝，
我的姣生他也能顶丧驾灵。
你的儿他能够光祖耀宗，
我的儿他也能改换门庭。
你的儿他是那父生母养，
难道说我的儿不是娘生？
自古道梅花树南枝暖来北枝冷，
一样的孩儿你两样心。
从今后为人母存心公正，
时时刻刻感你恩。
发天良改变了偏心任性，
就是他去世的娘亲在阴曹地府也感你的大恩。
我那不聪敏的妻呀！
你若是一味地阴毒凶狠，
明有天地暗有鬼神。
千言万语说不尽，

(白) 你来看！

闵母 (二簧原板) 我的儿头顶休书端端正正跪在埃尘，口口声声叫娘亲，大贤人你可动心？

(白) 哦！

(二簧摇板) 员外言语是正论，
自恨从前太偏心。
忙将姣儿来扶起，
从今拿你当亲生。

闵父 (白) 夫人哪！

(二簧摇板) 你今说话难凭信，
快对苍天把誓盟。

闵母 (白) 呀！

(二簧摇板) 听一言来跪埃尘，
过往神灵听分明：
今后再起不良意，
黄沙盖脸赴幽冥。

闵父 (白) 谢夫人！

(二簧摇板) 一见我妻把誓盟，
为丈夫才得放宽心。
忙将姣儿交你手，
休书扯个碎纷纷。

(白) 二位大人，请来上席！

外公、
外婆 (同白) 好难吃的酒哇！

闵父 (白) 贤妻请来上席！

闵母 (白) 你休了我吧！

闵父 (笑) 哈哈……

(白) 不要如此，随我来呀！

(笑) 哈哈……

(众人同下。)

(完)

浏览次数：968 | 字数：4413 | 最后更新：2011年01月04日

[报告错误](#)

中国京剧戏考 [小豆子](#) [版权信息](#)